

# 朝焼けの海でキミと

---

我们交往了五年……原来，…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。

这样的直男，前几天向我提出分手告别了。

「对不起！我妻子已经怀上了孩子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夏日的天空下，我在约定的地方等着他，他却微微低着头。

我马上就明白了，他那像是在找借口似的、拼命细说着和我分手的理由的表情，虽然有些尴尬，但其中一点罪恶感也没有。

既然她怀了孩子，我就得帮忙照顾孩子。

今后工作也必须要努力，所以可能没有见面的时间了。

这段时间里我玩得很开心，你应该也不是认真的吧？那就这样吧？……就是说啊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他们这些人……都很自私。

无论我怎么讨好他们，无论我有多喜欢他们，他们都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我所有的信任。

我也是有感情的呀。

对人温柔，总是微笑着……可谄媚不过是所谓的处世之道罢了，并不是因为温柔。

但是，如果像这样什么都原谅的话，就会让他人误解成好像什么样的人可以随意践踏我的感情。

这家伙人很好，就算我提出分手，他也会原谅我的。

反正是男人之间简单的炮友关系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
…明明知道那是我总是微笑待人的错，明明知道那种事情痛苦难堪。

「那好吧。」

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

你应该骂得更狠一点的。

玩弄我的心，践踏我的感情。  
……要是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该有多好啊。

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。  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在最初就不可能一帆风顺。  
无论你怎么喜欢他，无论你怎么爱他，他都是一个完全不同思想的生物。  
内心深处这种东西，谁都无法理解吧，试图去理解也是毫无意义。

所以就算在这里发泄情绪，也无济于事。  
因为太麻烦了，还不如一笑置之。

……对这种比想象中还要理性的思考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厌恶。  
他抬起头，脸上挂着一抹浅笑。  
直到最后也不能坦诚相待，只能把感情深埋隐藏。

「这样啊！太感谢了！你果然可以理解我！」

我根本什么都不理解，也不想去理解。  
虽然在心里骂着别开玩笑，但我这个人啊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剥都剥不下来。

就算是假笑，也希望你能注意到。  
我希望你知道，我真的不想分手。

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

望着离去的狮子的背影。

(啊…真的…)

——已经结束了啊。

——朝焼けの海でキミと——  
——朝霞之海上的你——

这五年间，当然也有很多快乐的事情。

明知对方有老婆还决定交往的也是我。

虽然他每次见到我都会抱怨老婆、发着牢骚，让我一个人得意忘形。

——啊，要是能和你结婚就好了。

被这样的话语所迷惑，自己的心被肆意愚弄，或许这都是我的错。

可我还是不免暗自期待着。

5年的交往，难道他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

…即便这样想着…也果然还是无法理解他人的想法吧。

…一个人居然可以如此轻松地抛弃交往了5年的伴侣…

那种事，当然无法理解。

(唉…我真是个傻瓜…)

不擅长喝酒的我喝着苦涩辣喉的酒，一边用脸颊轻撞着小矮桌的一角，眼角不争气地流下泪来。

鼻子被鼻涕堵住难以呼吸。即使头脑已经理性地整理好思绪，但对于失恋，无论过了多久都无法轻易习惯吧……

(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直男呢……)

就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遇到的男人意外地都是直男。

可能是因为对方用惯了app之类的吧。还是因为成长的环境？

这样找到的对象，最终都会提出分手。

每到这时，我就只是笑着收拾一句「没办法」，然后一个人自顾自地痛苦哭喊。

人生啊……恋爱就是这样的吧。

从一开始就没有幸福结局这种东西，结果最后也没能如愿以偿，反而是难以接受的坏结局。

人们会吵架，想法什么的完全无法窥探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对方在想什么。

两个不同出生、不同性格的人，不可能彼此交换心情和感情。

这就是真理，无论对象是谁都不会改变——世界的本质。

喜欢上一个女孩的人。

没有商量过就独自去国外出差的人。

和妻子有了孩子的人。

明明还在不久前，还会发泄着妻子不能生孩子的烦躁，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。

他告诉我他有孩子了的时候，他的脸上从未有过如此轻松激动的表情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。

你不是讨厌你的妻子吗！结果这段感情只要有了孩子的话就能重新找回心意！

虽然这么想着，但人都是骗子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(让我看到那样的笑容的话…只能放弃了啊。)

即便如此，现在也依然保持着那份喜欢的心情。

对方是个女人…有了孩子…

我不可能赢的…我知道，但是…

「真的能接受吗…笨蛋…」

小声嘀咕着，眼角又流下一滴泪水。

我死死抓着酒杯，身体因懊悔不甘而轻微颤抖着。

「啊…真是的，我这五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～！」

“咚”的一声仰面躺下，醉气熏天地叹了口气。

希望你把之前浪费的时间还给我，真心如此觉得。

今年已经28岁了。到了30岁，总觉得不太会受欢迎。或者说，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，总的来说就是不喜欢的感觉。

理智上来说，与人交往是没有意义的，不会成功的声音总是在脑海中回响。

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声音，我们才不顺利呢？虽然有这样的想法，但还是不得不寻求别人的温暖。话虽如此，一夜情总感觉会更加难以应付。

或许，我们也难以放弃那能顺利发展下去的万分之一的可能吧。

我猛地趴在矮桌上扭捏着，因为喝酒过多而头疼难受。…目光呆滞，反正不想再思考些什么了。

我慢条斯理地打开手机电源，突然发现新来的一条信息。

也许是他？…抱着一丝轻微的期待打开了邮件，但那份期待很快就破灭了。

液晶に映る差出人は、もう10年ほど会っていないたった一人の母親からだった。

液晶屏幕上显示的寄信人，是已经10年没见面的唯一的母亲寄来的。

——今年28岁了吧？偶尔回来看看怎么样？我很担心你。好久没有见过你了。等你的回信。母亲——

没有任何的换行符，母亲的信息给我一种微妙的不习惯的感觉。

手机肯定也还是翻盖手机，还没用过智能手机吧。

对呀，电子邮件这种古老的沟通方式，现在的人根本不会用的吧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

但是，只是注视着这份邮件，母亲的面容至今仍能在脑海中鲜明地浮现闪过。

暖阳下波光粼粼的大海。清风中沙沙作响的山木。

微笑的母亲。我唯一的朋友，向着总是奔跑跌倒的我伸出了手。

想起来了。怀念的日子。

我的家乡地处南方，是一个被大海和群山环绕的渔村。

18岁的时候，心情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，为了摆脱那些来到了东京，顺便也想要个男朋友什么的，怀着这样愧疚的心情来到了都市。

不习惯的都市生活真的很辛苦，但是在人多繁华的城市，马上就交到了男朋友。

不过，一年左右就分手了。理由是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什么的。

也是，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有完全脱离乡土气息，SEX 也非常笨拙，不管是好是坏都很纯粹。

他应该只是打算简单玩玩而已，其中并没有认真的感情吧。

下一个交往的男朋友也是什么都没跟我说就擅自去国外出差了，而这次的对象以孩子为由分手了。

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啊……我深深地这么想着。

确实来到了都市，有了让人心动的恋爱经验……但也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罢了，没有任何好的结果，所以可以说是毫无意义……

不，实际上也并非如此，但是，剩下的确实不多了。

来到这里，得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遍体鳞伤的心。

如此想来，或许可以回老家散散心吧。

说到失恋的心情转换，我老家也是自然资源丰富，非常漂亮。

饭菜很好吃，空气也很清新。

这正是忘却都市的喧嚣、烦闷的人际关系，好好放松的好机会。

以前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就像逃跑一样离开了故乡，但是现在失恋了这么多，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想必当时的感情，也已经一扫而空了吧。

既然如此，就赶紧给母亲回个信吧，我这么想着，摸了摸手机的显示屏。

不知为何，我的心已经激动得怦怦直跳，感觉心情稍微轻松了一点。久违的故乡也让人感觉不错。

我一边输入回信的文字，一边突然停下手指停滞不动。我想起了自己幼驯染的男生，于是停下了回复母亲的手。

因为是个小村庄，所以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少得可怜，但是只有一个人，在那样的情况下也有同学。

「大我……」

和他在一起的回忆……大抵都是些不愉快的回忆。

不，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事，但对我来说，不愉快的回忆更容易回想起来。

他是我的幼驯染，也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，总是拿我开玩笑。

把虫子塞进衣服里，被关在放清洁用具的小柜子里。

夏天被强行带出村子，跑到海边和山上。

有时中暑晕倒，有时在海里溺水。

无论白天黑夜，要配合虎兽人那取之不尽的体力真的很困难。

我本来就是胆小鬼，又不好拒绝，所以一直陪着他。

村子里没有高中，那家伙初中一毕业就当上了渔夫家的帮手。

我那时已经隐约考虑过要不要离开村子，所以不是先去找工作，而是通过函授教育拿到高中学历，到十八岁为止都是个普通的学生。

毕业之后，那家伙好像也忙着学习家里的工作，虽然只是偶尔见面，但是每次见面都会被逼无奈接受无理的要求……

15岁的时候被带到山上跑来跑去，16岁的时候溺水差点淹死，还因此被做过人工呼吸。这样说来，或许这就是彼此的初吻吧。没有其他的女孩子和男孩子在场，大我的脸却涨得通红，那时候看来真的非常担心。

不管怎么，总觉得有什么事的时候来帮我，或者向我伸出手的人总是大我。因为只有两个人，除了大我以外其他人也帮不了我，比如被谁骂的时候，那家伙也会来分担罪责。露出獠牙、轻快笑着的大我，说起来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那家伙都会时刻挂念着我。

说到底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大我，所以我的感激之心也变得淡薄。不过，我并不觉得讨厌。

结果各种各样的心境变化，整理过的心情也难以平静，对大我什么也没说就来到了都市。这么一来，我终究还是仇报了之前对大我的恩情。

一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有点尴尬，不知道现在回去给那家伙看到会是什么表情，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…

期待吗？被这么一问，我倒是挺期待的。

(会见面就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……)

这么一想，确实有点难以相见。

虽然有些不安，但还是决定先回老家休息一下，我迅速输入并发送了给母亲的回复，那天很早就上床睡觉了。

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了。

都经过了10年，应该会有所发展的吧。

想着这些，我想起了家乡。

「喂—！昂—！」

「大、大我！什、什么？」

「喂！今年的夏日祭，我们一起去吧！」

「夏、夏日祭，是镇上的祭典吗？」

「那还用说！不然还有什么！」

「欸、欸！坐公交车都要花1个小时啊！我妈发现会生气的吧…」

「担心这些事情的话就没办法好好玩了！没事的，我们都已经十八岁了！」

「可、可是…」

「好了，听我的，我们走！！！！」

「知道了！！我知道了！放开我，我自己走！」

「行…！」

身体左摇右幌，把我从梦中震醒。

总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梦。具体什么的想不起来了，但好像是关于大我的事…

开往终点站的电车里完全没有人的气息。

我简直就像把这节车厢包下来了一样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，是因为在都市里电车每个时间段都挤得水泄不通，已经司空见惯了吧。

向外望去，辽阔的大自然里碧绿的树叶闪耀着，远处的大海也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

屹立的电线杆，破旧的平房稀疏散落。

啊，这就是乡下啊，景色和空气都那么清新，感觉心灵都被洗涤了。

小时候觉得这样的景色是理所当然的，无聊得受不了。

即使是在电视上看到多么憧憬的都市，长期住下去的话也意外地会厌倦。

(大家都还好吧—)

已经完全消失的口音，现在即使能够听到，恐怕也很难说出来了。

刚开始住在都市的时候，这种乡下口音让我觉得很郁闷。

(能不能早点到啊……)

望着渐渐逝去的景色，我茫然地思念着故乡。





「到了——！」

经过长时间颠簸的电车，和一个小时的公交车，终于回到了村子里，我伸了个懒腰，舒了口气，好像要解放坐在车上僵硬的身体似的。

环顾四周，有些惊讶呢，眼前的景色和离开村子的那天一模一样，总觉得好像是我一个人穿越回到了过去。

老破的房子，生锈的公共汽车站，破裂的、长满草的混凝土人行道。  
住在都市里无法想像的、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的寂寞的村子。

深呼吸一口气，发现与充斥废气的都市不同，这里清新的空气非常美味。  
我非常怀念飘来的潮水的味道，很久以前就已经闻惯了的那种味道，现在却觉得很新鲜。

湛蓝无边的清澈天空中，有好几朵巨大的积雨云。然后，炽热的太阳刺痛了我的全身，即使只是站在那里，汗水也会从我的额头上流下来。风呼呼地吹动着高大的草木，声音有些凉爽。

蝉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在都市里绝对无法体味到的日本应有的夏天展现在眼前。  
这一带有好几座连绵不断的低矮山脉，因为是建在山坡上的村庄，所以必然有很多坡道，只要稍微往上爬，就可以俯瞰整个村庄。  
港口有很多渔船和渔港。因为已经是中午了，所以市场已经结束了，看起来只有安静的时间在流逝。  
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老家了，而且也不远，大概十分钟就能到吧。我拖着叮当作响的行李袋，迈开脚步。

「我回来了！母亲在家吗？」

从公交车站下了坡道，一边眺望着村子里的景色，一边闲适地走着，最后回到了家。这时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总算觉得有什么东西涌上心头，原来我真的回来了。  
多年后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、这个熟悉的家。

我下定决心，哗啦一声拉开玄关的家门，走了进去，闻到的是早已忘却的老家的味道。  
就像第一次来朋友家时那种独特的家的味道。

——啊啊…原来是这样的香味啊。

我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，为久违的家而怦然心动。

一边脱鞋一边呼喊，远处传来回答的声音。

啪嗒啪嗒走过来的声音回响耳畔。从起居室偷看的脸上，我对久别重逢的母亲有些害羞，又低声说了句「我回来了」。

「你回来啦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天气很热吧，我们吃饭吧？」

「嗯，吃饭吧。」

好久没有见过母亲，总觉得母亲的身影变得有点小了。

但是，看着那个柔和浅笑着的笑颜，从在这个家里度过的小时候开始，一点都没有变。

说了一句“我去把行李放到以前自己住过的房间里”之后，提着大大的黑色行李袋上了二楼。

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嘎吱作响的老楼梯，上楼来到了眼前的一个房间，咔嚓一声打开门，探头环顾里面。

「呜哇…好怀念。」

十年前住过的房间。

充满许多回忆的房间。

我妈妈给我买的作为生日礼物的桌子，硬挺得让人难以入睡的床板。

费尽心思收集的昆虫标本，以及手工制作的稍微扭曲的书架。

一切的一切，都没有变化的，令人怀念的小屋。

「收拾你的房间很麻烦。到处都是灰尘。」

「谢谢。」

「不用谢。比起这个，你这次打算呆到什么时候？」

「嗯，我把所有年假都请了，应该会留在这1个月的时间。」

「你想呆多久都行，反正这里一直都是你的家。…哎呀，你连口音都没有了」

「呵呵，那当然。毕竟我都在那住了10年了。」

我一边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端上来的料理，望着母亲站在厨房的背影。

这把椅子一直是我的固定位置，我经常这样凝视着母亲的身影。

「你对大我怎么样了。」

「呃？…什么？」

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，大我一直无精打采的？一时间变得很荒废。你们好久没见过面了。反正你在这呆这么久肯定会碰面的吧。」

「这、这样啊…」

说实话，我根本无法想象那个大我受到打击的样子。

总是笑着，总之很吵，一次都没有哭过，很粗暴……应该说生气的时候还挺多的。

话虽如此，的确，如果在这个村子里的话，总有一天会碰上的吧。但是，无论如何都会感到难为情和尴尬，事到如今也不好意思再碰面了。

我一边用牙齿咬着筷子尖，一边出声问怎么办。

「……没什么……好吧。总觉得事到如今……说不定那家伙也会这么觉得，不想再和我见面了。」

「……我想应该不至于吧。……啊，大我君结了一次婚！也有了孩子。不过，夫人好像已经跑了。」

「啊…！真的吗……」

说实话，这可能是今年最让我惊讶的事情了。那个大我居然结婚了，我很是吃惊，没想到连孩子都有了。

「为什么跑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大我也不怎么告诉我。不过，她也不是个什么好孩子呢。什么都没说就屁股走人了。当时那个孩子才刚刚出生…大概是八年前吧。」

「嗯…好久以前了呀…」

大我喜欢的是这样的女人吗。我搜索着记忆，试图回忆起来。说起来，在这个没有女孩子的村子里，也没有办法知道女孩子的喜好啊。我歪着头想。

这是一个没有女人味的村庄。在这里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那时候我也完全没有性方面的知识，只是在小学里被迫阅读过关于如何生孩子的教材绘本，但并不是很懂。

所以大我知道这些性知识吗？这么说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想他也没有那样的表现。

青春期，也就是初中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女人的存在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烦意乱的感觉，我开始喜欢上男人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种感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，我还记得自己自然而然地用眼睛追逐着村里的男人们。

烧伤的皮肤，流出的汗水。隆起的肌肉，勇猛的五官。我把这一切错觉为憧憬，其中，我觉得自己最尊敬的是掌管渔场的大我的父亲。

大我的父亲和大我很像，但不像他那样性格奔放，而是作为领袖支撑着村子的英雄般的人物。

他总是笑呵呵的，轻轻抚摸我的头，把我抱起来骑在他的肩膀上。

对那个不是家人的我，甚至还会买些小零食给我，是个很照顾人的好人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然而，一到渔场他的表情就会立刻变得严肃，那张脸非常帅气，我记得我会在那一直盯着他看。

因为父亲不在，所以一直认为那不过是尊敬，直到考上通信高中之后，我才意识到那是一种爱慕之情。大概从那时起，我就已经养成了被直男吸引的癖好吧。

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恋爱，但我并没有绝望，只是因为后来发生了很多事，觉得留在村子里对自己没有好处，不知不觉中就下定决心离开了村子。

那家伙也是啊，遇到了很多困难吧。我一边想着，一边把吃完的餐具拿到厨房，向母亲说了声「多谢款待」。

「吃完了吗？」

「嗯，饭菜很美味。我出去一下，好久没有逛过村子了。」

「你还是老样子，但你不要逛得太晚。」

「又不是小孩子了。」

母亲担心地嘀咕着，我轻轻笑了笑，走出家门。

没有特别目的的散步。看看久违的村海，转换一下心情也不错吧。

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散步的人，真是冷清村子。

母亲说，现在孩子不多。

据说偶尔也会有好奇的人从什么地方搬过来，不过好像也没有做过什么振兴村子的事情，这样的人也很少。

(真的，什么都没变啊。)

经常和大我一起跑来跑去的街道，因为乱写乱画而被骂的邻居大叔家的墙壁，在秋天结出美味柿子的果树。

仿佛不过是在回忆昨天的事。那些每天都在玩耍的日子。

(顺着这条路，就是学校了。)

一所小平房的中小学。作为学生的9年间，一直只有我和大我两个学生，虽然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但那样的情况，现在还在做吗。好像有几个孩子，但我没问过母亲，毕竟还有点距离，所以现在比起兴趣，更多的是嫌麻烦。

「啊，我们经常在这个拐角处碰头来着。」

再往前走一会儿，就到了大我家和我家的中间地带。

这是去海边或山上绝对要经过的道路，我们经常在那里碰头玩。

有一家像妖怪一样的老婆婆开的小点心店，让我想起了在那里买便宜点心的回忆。

——总觉得，老是想起大我的事呢。

要说确实也是理所当然，只要走在村子里就会想起和大我一起玩耍的日子。

被那家伙硬拉出去，去了很多地方。

到处跑来跑去，直到筋疲力尽，但最后我还是觉得很开心。

每次一转弯，那家伙就会立刻注意到我，向我挥手。

「……啊。」

在与回忆重叠的拐角处，就是记忆中的粗点心店的前面。

给孩子放了稍微大一点的木制长椅，大我经常坐在那里等我来。

「…大我？」

而今在我眼前展开的景色中。熟悉的长椅上坐着一只小老虎。

我不禁说出了那个名字。

因为那个孩子坐在那里，和我记忆中的景色一模一样。

「…！」

「啊！等一下！」

不是幻觉。那个孩子确实存在于那里。

看到我的身影，他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倏地从长椅上跳下来，跑了起来。

而那个方向正好是大我家所在的方向，我慌张起来，叫住那个孩子追了上去。

拐角处应该就能看到大我的房子。

少年转弯的同时，我停止了追赶。

我上下摇晃着肩膀，慢慢地像深呼吸似的拐了个弯。

为什么会这么紧张。虽然理由有很多，但仿佛是受到什么诱惑似的，我将视线伸向少年消失的方向。

「嗯？怎么了。你不是跟朋友约好了吗？」

「…啊，爸爸…那个人…」

「啊？」

「啊……」

少年抓着小老虎男人的衣角，躲在他身后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的时间仿佛冻结了一般停滞不前，根本无法逃离现场，只能屏住呼吸。

像是父亲的老虎，将视线伸向小孩所指的我。

回过头来的那张脸……就像是幼驯染的脸，上面还残留着熟悉的面容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……啊？…啊…」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字词卡在喉咙，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
很久没有见到大我了，很有男子气概，就像小时候记忆中他的父亲一样。

这也难怪。毕竟从中学毕业到现在，每天都要从事渔夫这种繁重的工作。

原本就很高的个子更加高了，大概有两米吧。对我来说是高到可以抬头仰望的程度。与其说肌肉是锻炼出来的，不如说是工作上自然而然培养出来的。他现在就像乡下老爷一样，即使是在大街上，也大胆地露出背心、短裤和凉鞋的外表，毕竟那是蓄着薄薄脂肪的圆木般的肌肉、四肢。那张上了年纪却不怒自威的脸十分严肃，眼神凶恶的三白眼锐利地望向我，我慌忙移开脸，用好不容易动弹的身体准备逃跑。

「喂！等一下！」

「…！」

不好！就算这么想，也已经太迟了。虽然好不容易跑了起来，但是从小到大都没有能在赛跑中战胜过大我。现在上了年纪，体力也下降了，更何况对方还是现役的体力劳动者。

果不其然，卷着舌头威声低叫着的大我只不过几秒就追上了我，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，用力强行把我的身体反转过来。

「…你这家伙…昂…你是昂吧！！？」

「呃…呃……哈哈…啊，那是谁…我是呃…」

「你这个笨蛋在说什么啊！！你是昂吧！你以为我会忘记吗？你这个笨蛋！」

我移开视线，明知没用，还是装傻看着，但这种事还是不可能行得通。

大我用力摇晃着我的肩膀，露出獠牙。他太阳穴上青筋暴起，眉毛恶狠狠地皱在眉头，气势汹汹地低吼着。

我缩着身子，闭上眼睛，露出害怕的表情，但情况越来越糟。

「嘶、痛—好痛！住手！」

「你这家伙……你什么都没跟我说！」

为了让对方冷静下来，我开口说话，但大我却像是要发泄至今为止的郁闷一般，龇牙咧嘴地怒吼着。

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吃掉的瞬间，大我却突然用鼻子吸了一口气，停了下来。

瞬间，我的身体无法反抗地被轻轻抬起，讨厌的浮游感涌现，就被扛在肩膀上了。

这么一想，大我什么也没说，却以马上就要爆发的气势，就这样打算把我带去某个地方。

「你、你要干什么！」

「住口！」

摇晃的视线前方，是不安地注视着我的小虎仔的身影。

那张脸和大我一模一样，说不定传闻中的孩子指的就是他。就在我如此思索之际，大我的脚步比想象中更快地停了下来。

‘喀啦喀啦’，传来粗暴的拉门声音，怀着不安的预感回头看去，那里是大我的家。

大我杂乱地脱掉凉鞋，也用力脱掉我的鞋子，然后「啪」地一声扔在玄关，大步流星地走着，然后把我扔到客厅的坐垫上。

「干嘛！」

「你给我闭嘴，坐下！」

我的腰部被重重地打了一下，只能眼角噙着泪水轻揉了揉那里。大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便又咚咚地跺脚走开了。在他离去的门后，我和探出半个身子注视着我的少年四目相对。

少年和我碰上视线，然后慌慌张张地把全身藏了起来，然后又悄悄地窥视着我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做了个「来吧」的手势。但少年还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又慌慌张张地把身体藏起来，再也没有偷看我。

咚咚咚的重低音又开始响起，房子似乎有点摇晃起来。

从少年消失的门后交替出现的，是将那少年放大后不知多少的、有些目中无人的、一模一样的大我。

果然，毫无疑问就是那家伙的孩子吧。他双手捧着一升装的酒瓶「咚」的一声放在面前的桌子上，一边从鼻子里喷出大量的气，一边在我旁边盘腿而坐。

「喝！」

「啊？你、你说什么？还是白天——」

「少啰嗦！不喝酒我就揍你！」

「噫！」

这是什么意思啊。大我唐突的行为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，说到要做，没有人能够阻止。

桌上的杯子里倒满了酒，其中的酒乱七八糟地倒得到处都是，我还没来得及慌张收拾，大我已经一口气喝完了自己的那杯，又倒了第二杯。  
而且还是一口气喝下去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。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

「喂、喂！你这样喝的话」

「烦死了！这种程度对我来说醉不了！说起来你以为这是谁的错啊！你个混蛋，什么都不说就自己走了！哪怕是骗我一下也好啊！」

「大我…你…哭了？」

「我没有哭，你这个笨蛋！」

「哇！痛痛—好痛！住手！」

大我使出一记完美的锁头，用拳头狠狠地在我头顶上来回摩擦。他的胳膊像钢铁一样粗壮，覆盖着毛茸茸的皮毛，是在日复一日的渔夫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男子汉气概。  
不过确实，这样蒙混过关的大我的眼角，似乎有一点点闪闪发光。  
难以想象的疼痛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隐约还能听见大我在上面吸吮鼻子的声音。  
不知道是感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又或许是因为哭了。

「你到底跑去了哪里。」

「…呃，东京。」

「哼！难怪你说话这么文绉绉的像个软蛋。」

好不容易从接连不断的攻击中解放出来，但我现在依然被大我抱住脖子，无法动弹的状态下，只能小声嘀咕着。脖子被他青筋暴起的前臂紧紧勒住，我们两个紧密贴合着，大我拘束着我的所有动作。大我空出的一只手不再拿酒杯，而是直接举起一升装的酒瓶。看来他已经喝得相当醉了。

「抛开老家去了东京这种软弱做派的都市，没想到什么都不说就离开了。喂！你也喝一杯！」

「呜…呜！算了…呜…不要…」

「你就是这么想的吧！没有诚意就是没有诚意！」

「痛、好痛！住手！」

大我仿佛要发泄刚才的郁闷似的，那强壮的手臂搂住脖子的力度进一步加深，我开始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只能一边发出嘶哑的声音，一边用手拍打着它的前臂。刚一被释放，大我就硬是把一升装酒瓶的瓶口再次压到我的嘴上，一下子倒灌进来，即使不愿意，也只能把里面的东西塞进胃里。不知是第几次被强制性的一口气喝酒，我的身体也开始变得燥热。就像我先前所说的，我酒量并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很快就会失去意识了。

「大我…真的不行了…我要吐了！」

「闭嘴！你就是不想喝我的酒！」

「我、我酒量不好…」

「都是你一声不吭跑去东京这种软派的地方才会变成这样！这是你自作自受！」



虽然我隐约明白，但大我似乎无论如何都不打算原谅我。我的视野已经开始摇晃，今天恐怕要等到我晕过去才能放我走了。胃已经在哀鸣，脸颊变得通红，眼皮也变得沉重起来。

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…我什么事都做不好…」

「呼呼…！」

「父亲病倒住院，工作也不顺利，玩耍时只睡过一次的女人还怀孕了…真的有够了！」

「后、后半部分都是你的错——」

「闭嘴！全都是你的错！负起责任来！」

「…为、为什么啊…唔唔…」

被强加了不明所以的、牵强附会的道理，就连反驳的心情都没有了。本来不怎么烈的酒，现在已经巡回遍布全身，连思考都无法顺利进行，视野扭曲，身体无力。

现在说麻烦也不为过了吧。

我即使喝了酒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单纯地身体不舒服，别说挣脱大我的手臂了，现在的我只能把后脑勺靠在大我的胸口，浑身无力。

经过锻炼的胸板，肌肉上面覆盖着脂肪，就像垫子一样支撑着我的头部。

再加上被他那强壮的臂膀紧紧抱住，不知为何，就是很怀念这种温暖，于是我轻轻闭上眼睛，让自己的身体任凭摆布。

面对如此粗鲁无礼的他，却莫名地感到安心，是因为大我肉体所酝酿出来的包容力，还是因为他是有如知心兄弟般的存在。

从小就是彼此唯一的幼驯染。这种想法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吧，即使分开了10年，身体、心灵似乎还依然记得。

大我的气味，还有那毛皮的触感。

「不准睡！」

「…唔…」

大我的声音在脑中回响。身体被不断摇晃，胃中的恶心感愈发强烈。

仿佛是到了极限。在远处大我的怒吼声中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。

「昂！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我做得太过分了吗？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

昂瘫软在大我的怀里，无论怎么呼喊也没有反应。再一次顺势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情，大我的罪恶感也翻涌拔高。

尽管如此，在那里的，不是妄想也不是幻觉，而是真正的昂。那是大我在这10年间，无论如何渴望也无法得到的存在，也是一直怀恨在心的对象。

这样的对象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无论如何都会变成这样吧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「…なんで今更帰ってきたんじゃ…」

「…为什么现在才回来…」

大我低下头，用悲痛的眼神俯视着昂的脸，不知道对谁说了些什么。

一直以来，都如此渴望爱情。即使内心焦急万分，但也觉得那是再也得不到的东西，于是半途而废。

好不容易这10年间，在没有昂的情况下生存下去，一直在整理着自己的心情煎熬着。

为什么在你回来之后，会觉得很高兴呢？这样的心情最先涌现，内心五味杂陈的。

昂一定只是为了好玩才回来的。反正又要去自己无法触及的遥远的地方了。这样一来，好不容易压抑下来的感情就会伤害到他的心，今后又会变得无可奈何。所以，一想到这些，就不能老老实实在地高兴起来。

我抚摸着乌黑的头发，看着他的脸。虽然有点成熟的气质，但那张脸确实和当时并无二致。

一直以来，都是如此喜欢。只是希望你能在身边。突然消失，你知道我有多受伤吗？我想这么问。

可是，这样的话是不能说出口的。

我轻轻地把昂拉过来，让他侧身坐在了我的盘腿上。就这样微微低下头，战战兢兢，颤抖着，慢慢地在他的唇上留下一吻。

其实我现在就想粗暴地侵犯他。

我一边低声轻语让他不要再去何地方了，一边贪婪地占有着他的身体。

既然如此，如果能顺着这股气势，让他的身体离不开自己，那该有多好。

用这短短几秒的吻，来承受这样的思念。

我们从小就是彼此唯一的朋友。

在这个小小的港口村庄里，只有我们两个孩子。虽然一直都在一起，但关系也算不上很好。

大我带着嫌弃的昂到处乱窜，在山里横冲直撞，在海里七上八下，在整个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…总之就是这样。

有时恶作剧，把他关在学校的储物柜里，或者丢他一个人在山里而自己在暗中观察，又或者把虫子放到他背上，也可能是从背后悄悄靠近、吓唬他。现在想来确实觉得这些做得有点过分，但无论怎么说，我都无比在意昂的每一件事。

开心的样子、困惑的样子、哭泣的样子、生气的样子……。

全部的全部，我都喜欢。

这就是大我从小开始的所有。

被茜色晕染的天空。太阳在海的另一边落下。波浪起伏的海面。温暖的海风吹动昂的头发，耳边回响着海浪声。

在沙滩上紧紧握住那只小而无助的手…就只是坐在那里望着夕阳，直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黯淡。

过了一会儿，当我把视线转向旁边的时候，发现睡眼惺忪的昂正要倒在我的肩上。

不知缘由地，相握的手微微发力，让昂的身体倚靠在我身旁。

那一天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以为今后什么都不会改变。

只是在咀嚼着和昂在一起的幸福的一天……。

大我抱住靠在自己肩膀上的昂的身体，温热地把脸凑过去落下一吻。

这是一个笨拙的吻。只是嘴唇和嘴唇轻轻接触而已，太过怯懦，算不上接吻。

突然，嘴巴一松开，就和睡眼惺忪的昂四目相对……。

心脏猛烈地跳动着。他会不会发现我们刚刚接吻了。

这样的想法在脑海中盘旋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时间似乎静止了。

昂什么也没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大我像是要把停止的呼吸吐出来一般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这就是我们的初吻。

14岁的时候，还是昂离开的很久以前。

昂一定以为自己16岁溺水时的人工呼吸就是初吻。

但事实上，这才是他的第一次接吻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偷偷摸摸的机会了。

「昂…走了…?」

「啊…难、难道他没告诉大我吗?」

「…完全…没听说…!」

「啊…」

「没说过!!那家伙!」

当从昂的母亲听说昂不在了的时候，无法言喻的愤怒让大我浑身颤抖。

18岁那年的夏天。镇上举行的盛大夏日祭典结束过后，我久违地去找昂玩，第一次听他母亲说起这件事。

大我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家好几天了，现在再追也追不上了，别说是道别了，就连一点点的交流都没有，大我就和昂分别了。

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全力挽留的。

最后一次见到的昂，丝毫没有要离家出走的样子，这反而加深了大我的愤怒。

对于什么都没有说的事情感到愤怒，对于连昂的心情都无法察觉的自己感到愤怒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，连对什么的心情都不知道，无处发泄的愤怒。

大我冲出昂的家，跑到村子里唯一的一座小山丘对面的古老公交车站。

虽然知道最近的公车已经开走了，就算去了也没什么用，但无论如何，身体还是下意识地朝那里走去。

气喘吁吁地到达目的地，远远的，只有一条笔直的道路望不到尽头地延伸着。

我用力握紧拳头，咬着嘴唇，身体不止地颤抖。

为什么…！

为什么…！！

为什么是昂！！

即使喊得喉咙发干嘶哑，也最终被寒蝉的叫声盖过，连回声都没有的话语，消失在夏天过于美丽的蓝天里。

大颗大颗的眼泪像要溢出来似的，哗哗地往下流。

明明至今为止一次都没有哭过，但是从眼睛里流出的悲伤的泪水，无论过了多久都没有停止。

平静的风卷起了泪滴。仿佛在安慰这样的大我，高大的草木簌簌摇曳。

难道自己真的被昂疏远了吗？

他们一直相伴的这段时间，对昂来说，除了痛苦之外，难道就没有什么了吗？

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，在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又消失。

快乐的回忆，欢笑的日子，至今为止所经历的过去的全部。

变成了灰色。

就像失去了颜色一样，变成了黑白的影像……。

回到家后，想起了在那之前昂在家的日子。

每当想起，心中就只剩下难以言喻的空虚，甚至连活着的意义上的希望都没有了。

悲伤、悲伤、过度悲伤…体重减轻了10公斤以上，一时间吃不下任何东西，每天和父亲也几乎没有交流。

无论多么忧郁，无论多么痛苦，即使昂不在了，时间也会继续向前滚动，残酷而无情。

好不容易开始恢复的时候，父亲却病倒了，只能我代替父亲埋首于大量的工作中。  
父亲病倒的事情让我十分困惑，不过接替一直旁观学习的工作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这反而更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

心里珍藏的东西……  
没有的话就麻烦了……  
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……

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失去了什么…  
即使感觉到原先的世界观彻底崩塌，一切都变了…

尽管如此，世界也还是会旋转。

这个悲伤的真相，我并不想明白…。

有事到镇上操办时，被一个生意女郎招呼睡了一回。  
坦白来说，对此的兴趣本身并不强烈，但男人的自尊心认为永远保持童贞很丢人，也许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渴望得到人体的温暖，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她的邀请。

我要吃避孕药吗，也可以生下来哦…？

女子这么说着，大我对此连疑问都没有。  
现在回想起来，女人只是因为缺钱，现在马上就需要客人，才加上了生孩子这个附加价格。

我没有让她吃避孕药，仅仅一次我觉得不可能怀孕。  
以为只要射在外面就没事了，结果几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之所以知道是大我的孩子，是因为在开始接客和发现怀孕之间的她只接过一次生孩子的活。  
女人最初想堕胎，但由于没有钱，只能在曾经诱惑大我的地方等着他，要求他给堕胎的钱。

当然，大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支持堕胎，于是大我和女人发生了口角。毕竟光是父亲的住院费用就已经是不小的开销了，没有余力再顾及其他事情了。和女人商量之后，得出的结论是，两人结婚以此从全村募集祝贺金。坦白说，这是一种诈骗行为，从道德角度来看也是最低劣的行为，怀孕让大我不知所措，轻而易举地被女人的花言巧语给骗了。虽然生孩子也要花钱，但由于国家提供补助金，几乎是免费的，所以花钱更少。无知的大我，最终只好听从女人这样的胡话。

结果孩子一出生，村里的人都为大我家有了继承人而欢欣雀舞，但应该当母亲的女人却在几天后，丢下孩子，干净利落地带走钱，就这样消失了。当然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又让大我动摇了，但又不能丢下孩子不管。于是大我决定装作和女人吵架分手后离了婚，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然而住院中的父亲，虽然很坚强硬挺着，但症状越来越严重，曾经高大的后背，现在瘦得皮包骨，结果自己更胜一筹。孩子无论早晚都在哭闹，明明有工作却不得不抽空照顾他，睡眠不足而十分烦躁，老实说我甚至想杀了他，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。但是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把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，把和昴之间的回忆当作心灵的依靠，帮助自己保持着平静。每次哄着哭闹的婴儿，我都会幻想如果这个孩子是昴的话而强忍着。我自己也觉得他是个小混蛋，但这确实是我想到最能爱孩子的借口。孤独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，有时也会对这样的日常生活感到厌烦。

本来自己就是个急性子、自私自利的人，一开始就不适合养育孩子。抓住孩子的脖子就把他抱起来，有时候觉得把孩子放在同一个房间就行了，总是粗心大意又嫌麻烦。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，不管过了多久都还是像个孩子一样，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，就会发泄不满……。只有自己永远一副被害者的样子，明明是个男人，却还是那么柔弱……永远永远……永远无法成为大人……

就在脑海中突然闪过这种自我厌恶的念头时，他想起了之前对昴所做的事情，于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

是因为我太自私了，总是戏耍他，导致他对我感到厌烦吧。如果当初能够更温柔地考虑到昴的感受再去行动的话，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吧，两个人还能在这个村子里过着悠闲的生活。

如果是和昴一起的话，感觉就能克服这些挫折了。不，如果是他一定可以。因为他就是那样爱管闲事的性格，看到孩子们身陷困难，最后肯定会伸出援手的…。

过去的事情让我浮想联翩，又摇了摇头甩开这一切。现在想改变已经太晚了，但总觉得有些不甘心，即使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做到，虽然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在照顾孩子。

也许称不上出色，但自己也有信心好好培养。

然而，这毫无意义。

我知道。就算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昂也不会再回来了。

无论回顾过去有多么后悔，事到如今再后悔要改变也改变不了什么……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很后悔。

真正的我……，被你轻易抛弃的我……，不管是谁，我都想挺起胸膛，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能干。

就算没有你，我也能一如既往。

没有受伤，也不会悲伤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是这么想的，一直在掩饰自己的悲伤。

但是，当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寻觅的是昂的笑容。

做得真好啊，我在脑海里回味着昂这样夸奖我的话。

连这样的自己都无法承认。

不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，就用背带把它系在背上继续工作。

村里的家伙都很疼爱婴儿，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吃那么多的苦。

没过多久，父亲就离世了，虽然有些残忍冒昧，但再也不用承担住院费了。父亲是村里的头面人物，比谁都受人尊敬，所以葬礼费什么的大家都愿意帮忙。

从一岁多开始，孩子就比我想中的更聪明，不再需要管束，也习惯了养育孩子，变得游刃有余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，再一次回归了平静的日常生活。

从那以后，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一对医生夫妇搬到村子里开了个诊所。

如今，这对医生夫妇的儿子，成了大我儿子唯一的朋友……。

我感觉如释重负，仿佛人生终于告一段落。

不会再有更多的麻烦，平静的日子将会继续。

昂的事情也因为日常的忙碌而变得朦胧起来，现在看来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。也许只是我如此认为，但总之比起以前，我学会了妥协。

这样的夏日。

「嗯？怎么了。你不是跟朋友约好了吗？」

「…啊，爸爸…那个人…」

「啊？」

「啊……」

目光相遇的瞬间…我想起来了。  
一直一直没有变化的，最爱的人的样子。

听到声音的瞬间…我想起来了。  
每天都闪烁微光的，令人怀念又快乐的日子。

全部的全部，埋藏在心底的感情，突然像迸发的烟火一样从内心涌出…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……欸？…啊…」

灰色的回忆…在夜空中绽放出灿烂的夏日色彩…。

在深夜渐渐醒来。  
我的头有种被人从内侧狠狠地敲了一下的感觉，呜…我把手放在额头上。  
这是什么地方？视野完全被黑暗所覆盖，只觉得身旁有一股温暖。  
我试着动了动手，传来了一种软绵绵的触感。

「……你在干什么啊。」

「……大我！？」

「你是在诱惑我吗？那就这么说好了。」

「你…你说什…什么？我…我怎么了？」

被旁边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我猛地坐了起来。眼睛逐渐习惯黑暗，也只能淡淡地把握空间距离。我突然坐起的反作用力加剧了头痛，皱起了脸。  
我气喘吁吁地说出话来，大我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咔嚓一声拉动电灯的绳子。  
这么一来，四周顿时明亮起来。我因为这种明亮而眯起眼睛，一边用手做伞遮挡，一边仰望着大我。

大我赤裸着上半身，身下只穿着一条短裤。我不由得惊讶地迅速移开视线。回想起刚才的感触，大我就是以这种单薄的穿着紧贴着我，在我身旁躺着，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。没想到他会这样对我，感觉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等一下。」

大我一边这么说，一边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，他隐约之中露出些许腹肌和搔挠着屁股，他用脚推开了障子，走出了房间。



过了一会儿，大我带着一杯水回来了，并递到我面前。

我道了声谢，接过来，慢慢地喝起水来。

大我盘腿坐下，用轻蔑的目光瞪着这样的我。

「……什、什么？」

「……真的是你啊。」

「…什么意思…」

「我只是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」

「…都已经睡在你旁边了，你还在怀疑吗？」

「……哼。烦死了。这个背叛者…」

所谓的背叛者，一定是指我什么都没说就离开这个村子的事吧。

我被这句话弄得很尴尬，轻轻移开了视线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，总之必须离开这个村子，被一种类似恐吓概念的东西所侵扰。

尤其，不想和大我碰面，二话不说就走了。

当时我觉得这样最好，但确实对我做了非常过分的事，我有这样的自觉。

「这…这是你的房间吗？」

「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…」

「不…总觉得变了。因为和以前不一样，完全没有多少东西。」

为了掩饰尴尬，我说着话并环顾四周。房间里只有一床被褥，一个衣柜，还有一台小电视机和电风扇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冷清的房间。

以前这里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，墙上贴着摩托车的海报，还有一张大桌子。能玩玩具和游戏，都是大我的功劳。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影子了。

「我把它们都给我的孩子了，毕竟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。」

「孩子…这么说来，那孩子长得很像你呢。」

「哼，那当然，他可是我的孩子。」

「嗯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……他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……太阳。」

「太阳？…哦…真是个好名字。」

直到现在，我还是无法相信大我他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应该是真的吧。

我觉得有些想笑，于是不禁笑了一声，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猛地制止我。感觉他的面貌与以前大相径庭，有点难以相处。

带着些许懊悔，稍微移开视线，又不忍偷瞄一眼，然后低下头去。

「…呃…我…」

「你打算在这里呆多久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问你，你打算呆到什么时候？」

「啊，呃…大概一个月左右吧。」

「哼…你果然不是真心回来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大我的表情看起来有些伤感，同时又像是期待落空一般，显得十分悲伤。  
只是我什么也说不出，无言以对。

「……到出海捕鱼的时间了。我也该离开了。你怎么办？一起吃个饭吧？」

「啊，哎呀，很麻烦吧，我…」

「没什么麻烦的。…吃吧，我来准备就好了。」

大我如此豪放地说着，站起身来走出房间，就这样，黑暗的屋子里亮起了灯光。  
从离客厅不远的这个房间里，可以看到对面亮起了电灯。  
我微微低下头，像是要把复杂的心境压抑在心中似的深呼吸后，慢慢站起来，关掉房间的灯，走向客厅。  
太阳君一定还在睡觉吧，为了不发出太大的声响，我动作都很轻。

「好麻烦，吃纳豆蛋包饭好了。」

「…啊？」

大我打开冰箱，看了一眼里面，头也不回地喃喃自语。  
完全没想到，他竟然会劝我吃这种既怀念又恐怖的简餐，我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。

「……什么嘛，不好吃吗，纳豆蛋包饭？…」

「…那种事，我去东京揭不开锅的时候，才吃过几次。」

「真多抱怨！纳豆蛋盖饭有什么不好吃的！！」

「倒也不坏……大我，你有好好做饭吗？太阳平时吃什么？」

「…什么生鱼片啊，还有…呃…荷包蛋啊…撒鲑鱼啊…鳕鱼子拌饭之类的…」

「……」

说实话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大我果然没有认真做饭。  
听了大我的这番话，无奈地重重叹了一口气。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大我肩膀哆嗦了一下。  
光是吃这种饭，会觉得太阳可怜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「让开。…有什么事？」

「你、你想干什么！」

「什么，做饭啊。…一个人生活的话就算再不愿意也要掌握这方面技能的。…话说，不是有很多菜吗！！」

「不要多管闲事！这里是我家！」

「做点什么菜也没什么关系吧？又不会少很多。…而且在宿醉的头脑里，纳豆蛋包饭说白了就是难吃。」

我把不知缘由开始动摇的大我送到别处，开始干脆利落地准备料理。

说实话，烹饪是我最擅长的领域。在独自前往东京生活的过程中，美味的料理帮助我摆脱了日常的压力。

而且，我相信那些抓住胃就能把握恋人内心的杂志特辑，有些怀念呢。

「啊，喂！昂！」

「干嘛？…」

「……没、没什么…！随你的便吧！」

「…什么嘛。」

大我像是在忍耐着什么想说的话，一边说着，猛地移开了脸。

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客厅，扑通一声地重重坐下，开始无精打采地看起电视来。真像个当家丈夫一样…我不由得这么想。

我着手处理食材，打算先从味噌汤开始。

庆幸这里是个港口村庄，食材多样，很多品种连在东京都很难见到。

新鲜采摘的裙带菜和海带，在大城市里都是很难买到的，冰箱里的条石鲷等鱼类也一条接一条。这大概就是渔家的优点吧。难道在有这种食材的情况下，还要去吃纳豆蛋包饭，开什么玩笑？

海带和裙带菜熬制成的高汤，用以味噌调味的鱼片味噌汤。

盐烤条石鲷和炖鱼子配上煮熟的米饭。

将取了汤汁的裙带菜切成丝，煮熟出锅。这既是下酒菜，也是让筷子难以停止的最好的一道菜。顺使用剩下的海带做了一个上面包着鱼片的海带卷。

说白了就是做过头了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看到独门独户特有的大厨房和新鲜的鱼，我兴奋得无法自己。

「这是什么」

「…虽然做得有点多了，不过嘛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应该可以大口吃完吧？」

看着放在桌上的料理，大我哑口无言。虽说是做多了，但毕竟大我还有孩子，反正也是一两天就能吃完的量。剩下的鱼再放下去也要坏掉了，我觉得这并不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情。

将用砂锅煮熟的饭盛到大碗里，放在他的面前。

在东京也是这样给前男友盛饭的，习惯一时难以改掉。

大我依然惊讶得呆站在那里。我微笑着招呼他来吃饭，大我马上惊醒过来，重新找回意识，举起筷子准备开动。

「呜、呜呜！！」

「……是吗？太好了。好久没吃鱼了，还担心能不能成功…尝了一下，可能会不太适合你的胃口。」

「咕…咕噜咕噜…哈…嗯…啃啃…咕咕…」

「不…因为太紧张了。」

显然，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。大我简直就像以前从来没有人给他做饭一样，狼吞虎咽地席卷着饭菜。

老实说，前男友中没有人会如此热情地享受我做的料理，所以看到大我能这么喜欢，真的很开心。

「…好香…爸爸…」

就在我沉醉于大我的吃相中时，客厅的障子突然被拉开，揉搓着眼睛的太阳君从里面悄悄探出头来，注视着我。

一看到我这个陌生人的身影，他马上就把身体藏起来，不过他用鼻子轻哼一声后，又悄悄地朝我看来。

他这个样子很是可爱，我向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，但现在看来是个怕生的孩子，始终不肯靠近。

「大我。…那孩子。」

「…啊？…哦…太阳，你起来了！…想吃的话就过来吧！不然我就把你那份也吃了！」

「…呃…呃…」

「来吧，我帮你盛饭。」

大我只说了这么一句，然后继续低头吃饭了，太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，从门后探出半个身子看着我。

他伸进了半个身子，我向他招招手，然后把刚煮好的饭盛到小碗里。他战战兢兢地走到桌子旁，轻轻地坐在椅子上。

太阳也和他父亲一样半裸着。穿着带花纹的蓝色三角裤模样很是可爱。

我把麦茶倒进杯子里，然后将盘子和筷子一并端给他。他也慢慢用筷子夹起眼前的菜肴吃了起来。

刚开始还是慢条斯理的样子，但很快就变得狼吞虎咽，津津有味地大口大口吃着，看起来很治愈。

幻想着自己也能拥有这么可爱的儿子，又摇了摇头甩开这个无法实现的愿望，微笑注视着太阳。

「好吃吗？这是哥哥亲手做的。还有很多续杯的，你可以多吃一点。」

太阳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咕噜咕噜地点了几下头，然后把筷子伸向炖菜。

「啊！」我反应过来，用筷子把鱼骨头挑开，不让它们混在一起。太阳君两眼放光，把处理过的鱼肉一口送进嘴里。

多可爱的孩子啊。容貌和大我一模一样，但性格却坦率老实，给人胆小受惊的感觉，正好相反呢。真可爱呀，好想抱在怀里好好摸摸他。

我好几次这样给太阳处理鱼刺，感觉他逐渐开始接纳我了。

「再来一碗！！」  
「……你自己装吧……」  
「唔！！」  
「哇，知道了知道了！」

大我打搅了这样的幸福时刻。明明自己想怎么装就怎么装，偏偏还要大声喊叫，朝我推了推大碗，感觉是哪里来的小鬼大将。  
我本想拒绝，但无奈他低吼威吓，被瞪着的话就不能不服从了。我端起大碗，一边确认是堆满还是平满，一边给他盛饭。

「堆满！」  
「好好」  
「再、再来一碗！」  
「哦？你吃得很香呢。」  
「喂，你刚才对我可不是这样的？」  
「太阳很可爱嘛，没关系呀。」  
「哼！我、我才不会认输！」  
「你们在争什么呀，什么嘛。」

在这样的对话中开心笑着，喧闹的早晨过去了。  
我多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和前男友交往的时候，总是在伪装自己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想讨他欢心，无法吐露真实的自己。  
所以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开口大笑过。总是注意着谦逊温和的仪态，仅仅只是交流，就会变得疲惫不堪。

「那我走了！」  
「嗯。路上小心。」  
「一路顺风！」

吃完饭后，没过多久，大我就出门去清晨捕鱼。我半途停下洗碗的动作，和太阳一起在玄关目送他离去，大我咧嘴一笑，像以前一样露出獠牙。  
望着那张脸，不知为何，好像一切回到了从前，我不禁报以微笑。

此刻才恍然醒悟。  
我目送着大我的背影，脑袋急剧地冷却下来。

——不行，这样不行。

——错了。这是不对的。

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回荡，我放下了挥手送别的手臂。

「…哥哥？」

「…嗯？…怎么了？太阳！」

「…啊，没、没什么！」

听到太阳君的声音，我才回过神来。等意识彻底清醒，我勉强挤出一个敷衍的笑容，低头望去，太阳就那么满脸通红，嗒嗒嗒地跑开了。  
我就这样用目光追寻着他。

我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。

「喂！昂——！」

「大、大我！什、什么？」

「喂！今年的夏日祭，我们一起去吧！」

「夏、夏日祭，是镇上的祭典吗？」

「那还用说！不然还有什么！」

「欸、欸！坐公交车都要花1个小时啊！我妈发现会生气的吧…」

「担心这些事情的话就没办法好好玩了！没事的，我们都已经十八岁了！」

「可、可是…」

「好了，听我的，我们走！！！！！」

「知道了！！我知道了！放开我，我自己走！」

高中毕业后，我还在这个村子里的时候。

大我来邀请我参加镇上的夏日祭典，起初本想拒绝的。

但是，强硬如大我，是不知道放弃这件事的，强迫着我去祭典。

我不得不屈服于他的热情。

不知为何，我无法抑制住内心的不安。

节日当天。

身披浴衣的大我。夜空升起的烟火。参道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灯笼，喧闹流动的人群。

我的内心，从那时起，就预料到了结局。

回眸一笑的大我，身后花火绽放而浮现又消失的辉光。

为了不走散而相互紧牵着的手，彼此之间都黏糊糊地沾上了汗。

那是在村子里体验到的，那年夏天最后也是最棒的记忆。

第二天，我就像被什么东西驱赶着似的，什么也没跟大我说就离开了村子。



「太阳？」

我在玄关口这么叫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太阳君从楼梯上探出头来。

他依然只露出半边脸，有些害怕地看着我，我只是微微一笑。

「我要回去了，不过饭已经做好放在冰箱里了，肚子饿了就吃吧？……话说，一个人在家没问题吧？」

太阳君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肯定了我的话。

我还是担心，但似乎是多管闲事。或者说，他是大我的儿子，也是个坚强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孩子，所以一个人看家也习惯了吧。

话虽如此，脑海中那个「留下太阳一个人真的好吗」的声音像是在揪着我的后脑勺一样，但是，看着逃跑似的消失在二楼的太阳君，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决定离开大我的家。

虽然稍微平复了一些，但头痛还在继续。回家之后，再睡一觉吧，我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望着依然微暗的、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朝阳的光芒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但是，看到海上并排着好几艘渔船，我不禁有些感慨，大我就在其中一艘吧，于是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。

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那艘船。如果凝神细看，也许可以看到大我的身影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走到了旁边的海滩。

话虽如此，但从这里无论怎么凝神细看，都看不到大我的身影。

只有大海的涟漪声，在四周空虚地回荡着。…就在我如此茫然的时候，海浪袭来，我慌忙后退，我的脚印像一开始就不存在似的，消失在泡沫中。

悲伤地凝视着这一切，曾以为一切都是虚幻的，那段童年的记忆，鲜明地浮现在脑海里。

好苦……好甜……好辣……好苍白……

那样的记忆。

温暖的风抚摸着我的脸颊，头发随风摇曳飘向一边。

或许我真的不该回来，我凝望着渐渐染上茜色的天空，这样想道。

以为到了东京，在都市的惊涛骇浪中挣扎到现在，应该已经能够理清思绪了吧…。

各种意义上，在这个村庄有太多的回忆。

我可以想起很多。辛酸的事……痛苦的事……高兴的事……难忘的事。

这一切，至今仍紧紧地揪住我的心，挥之不去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自己一定已经忘记了这件事，可它早已扎根于我的内心深处，明白得为时已晚了。

转身回到归途，我决定赶紧回家收拾行李。

不行。果然。直到现在，我的内心还是不够坚强。

无论多少次受伤，无论多少次放弃，无论多少次挫折，无论多少次哭泣……

即便如此，我依旧无法在这个地方安然生活。

再见了故乡。

我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但是…。

不管怎么，这里一直是我心爱的家园。



「可是，你突然这么慌张，怎么了，太突然。」

「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起还有未完成的工作。」

「可你说请了一个月的假是怎么回事？才过了一天不是吗？……你和大我发生了什么吗？」

「…说真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公交车要迟到了，接下来电话联系吧！」

「等一下，你…！」

我迅速向回来的母亲道别后，来到玄关处。

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母亲似乎也很困惑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，拉住我不放。

虽说时间才刚过中午，但如果我错过了这趟公交，就要被困到明天。我不想变成那样，有点强行结束谈话的意思，我系起了鞋带。

「喂—！昂—你就在这里吧！出来你这家伙！！」

「啊…！」

「大我君？」

然而，突然一道响彻屋内的声音传来，那是大我的怒吼。

我皱着眉头暗叹“糟了”，但母亲认为可能有人来阻止我了，于是穿上凉鞋打开了玄关的门。

“等等…”如果等听到平息的声音就打开门的话，那里就会出现大我大口喘着气、用可怕的眼神瞪着这边的身影。

「我！我还以为你又不在了呢，真是急死人了！…什么都没说，就别随便走啊！！」



「大我，你来得正好。昂说他要回东京了，怎么都不肯听我说。」

「什么！？」

「啊，那个…哦，对了，公车要迟到了！下次再见！」

「等等！！喂！你以为这种事情会被放过吗？下次又是什么时候！！你为什么要从我身边逃走啊，你这混蛋！」

「啊！近、近！太近了！」

大我逼近，抓住我的手，一边拉向自己一边如此怒吼。

他的呼吸扑在我的脸上愈发靠近，我忍不住转过头想逃开，但大我将我被紧抓住的手臂扭上来，根本做不到。

大我身上不仅有汗臭味，还有鱼腥味和海滩的臭味，事实证明，一定是下班回来发现我不见了，连淋浴都没来得及冲就直奔而来了。

「过来！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住在我家吧！」

「为、为什么！我、我不去…！」

「你的故乡就是这里！！！不是东京！你要回去的就是这个地方！」

「……」

大我这番堪称真理的话语，使我的心一下子缩成一团，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。

为了最后的请求，我回头望向母亲，但母亲只是困惑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，什么也不做。

「只要你在这里，我就是你的监护人！」

「母亲！快说啊…！」

「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也终于看到昂的脸了吧？我一直都很担心你，想你回家。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也不会怎么样吧？在大我家的话，我就可以随时和你见面了。」

「怎么可以…」

「过来！你这个混蛋！！！」

「呜…！」

「让我看看你的脸！」

说着，我被大我硬拉着胳膊，就这样被带走了。

母亲好像很开心地挥着手。大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和不满，大步走着，我的手因为这家伙的怪力而疼痛不已。

他快步把我带回家，才肯松开手。他粗暴地把我扔到玄关，双手啪嗒一声坐在地板上。被抓的地方印着红色的手印，可见大我的力度。

「来！来！」

「唔…」

太阳好像去朋友家了。我又一次被大我抓住手臂，强行被带进里面的房间，扔到从早上就一直铺在地板上的被窝里。

大我「啪」的一下粗暴地拉上障子，来到我身前，就像铺上盖被一样趴了下来。我不由得害怕地移开脸，瘫坐在垫被上。

「大、大我…干嘛…」

「又想骗我说什么…啊！…竟然想回东京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啊！！！」

「唔…」

「你在试探别人的底线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！！做好心理准备吧！！！」

「啊！！！」

大我依旧怒气冲冲，一脸凶相地瞪着我。那种压迫感令人害怕，身体自然而然地颤抖起来。整个人喀哒喀哒地蜷缩起来，眼角流下泪水，只能用手护住脸。

即便这样，大我也粗暴地缚住我的双手，把我死死按在被窝里，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以保护我了。

不要！我的衬衫猛地被撕扯下来，我挣扎着想要反抗，但是脖子被他抓住后顺势推倒在被窝里，我怎么也动不了。就这样，裤子也被粗鲁地脱掉，连内裤也被脱掉的话，我那个东西的样子也会暴露给大我看到的。

这种情况就像是被强奸了一样。大我看着哭泣的我，似乎有些兴奋。

「住手…住手…大我住手…」

「烦死了！！闭嘴！！都是你的错！！一切都是因为你！！！」

大我简直就像在赌气发泄似的说完后，将身体伸进我的双腿之间，俯下身子，吻了过来。

后脑勺被强行按住，大我的下巴正对着我，然后简直像是啃咬一般覆上我的双唇。

粗大狂野的舌头舔舐嘴唇表面，想把脸扭开躲避，但被有力地固定住，完全办不到。

只能无力地拍着大我的后背表示抵抗，不过毫无意义。

大我的舌头撬开我的嘴，侵入里面。肆意蹂躏着我的口腔，动作激烈得几乎要被烫伤。

大量的唾液被强行灌入喉咙深处，大我的DNA在我的体内混合着。

「嗯…嗯…啾…嗯嗯♥」

这是一个粗暴的吻，毫无情感可言。仿佛是在征服我一般的压制性的吻。

我的身体渐渐失去了力量，原先拍打背部的手开始紧抓住他不放。我的脚勾住大我那笨拙的脚，就这样彼此勾搭在一起，原本粗暴抵抗的舌头，也仿佛要自我纠缠似的动了起来。

嘴巴一松开，一根银白色的细线散发出诡异妖艳的光芒，助长淫荡。

大我那双湛蓝得如夏空般澄澈的眼睛凝望着我。下意识地无法将视线从那里移开……………。

「好喜欢……昂…」

「…！？」

——…呜呼……啊…怎么会……。

双手用力捂住溢满泪水的眼睛……。

——……不行……不可以……。

喉咙发出哽咽的声音……泪水顺着脸颊流下……。

「我…我爱你…」

——用那种充满男子磁性的低沉声音……

——用那么帅气认真的表情……

「没办法…我真的喜欢你…」

——不要跟我说话……

——不要…盯着我看……

「喜欢你…！喜欢你的一切…！」

——这样是不对的…

——这…不应该发生…

「呜呜…呜呜……想……嗯♥」

在出声之前，嘴唇再次被夺走了。

就像是拒绝让我听到接下来要说的话…

从一开始就放弃被人知道的样子…

企图用一个吻掩饰一切…。

「喜欢…昂…！」

「啊…♥…唔…♥」

「我爱你……一直一直……！」

「我…♥…我…♥」

「少啰嗦！！……回应什么的…听好了…！……就这样……就这样让你的身体永远都离不开我！」

「啊…！♥啊啊啊！♥」

我的一次次叫声，融化在夏天的炎热之中…。

——从一开始……我就知道…。

《要去吗？昂？》

《嗯，走吧》

《哈哈！好欸！》

——那个夏天……。

——从那个夏日祭的最中间开始…一直……。

《这里好多人啊…》

《是…是呀…》

《好吧…！》

《啊？什么？》

《别走散了…手…我拉住你的手！》

《……！？》

——下一次，如果再和大我相遇的话……………

《太棒了！这个祭典太好玩，居然现在才知道！》

《我、我的…（手…还没…）》

《啊！接下来是烟花！！快走！昂！！》

《哇、哇哇！！等等！！不、不要拉我》

——仅仅只是朋友的话…就没办法再呆在一起了……………。

《嗯…明年我们还要一起看！》

《……》

《不！不单是明年！以后每年都要来！没错！哈哈！》

《…嗯…好…》

——我知道的……。

——我早就知道的……。

《嗯？…怎么了？…昂？你的手松开了…》

《…啊…没事……只是…有点…对，有点热…》

《是吗～？》

《啊…哇、脸…好近！》

——因为我……

——我的心……。

《真的没事吗？脸好红啊？发烧了吗？》

《……这、是一时没缓过气来…！》

《撒谎！你不舒服吧！？怎么样！？要叫救护车吗！？》

《没、没事的！不用这么做！！》

——无可救药地爱着大我…。

《…是吗？？…哈哈…！》

《……！》

《开个玩笑而已…！终于变回你平常的模样了！！好不容易来参加次祭典，结果半路上脸色变得好黑。」

《……啊…噢》

《哼！算了，今天就饶你一回！现在我呀！心情很好哦！

——那时……从看到那个笑容的时候开始…我就…

——不可以的…陷入了最糟糕的爱情…无法否定

《那个……唔…？》

《嗯？…什么？》

《……………》

《……………？》

《……果然，没什么了！哈哈哈！》

《……什么嘛？》

《……好了！我们快点回去吧！》

《啊、哇、别拉我呀》

《少废话！走了！》

《啊哇哇！》

——那个时候大我……最后，想说什么呢…

——到了现在……还是不明白……。

「呃…啊♥」

「昂…♥昂…♥」

大我的阴茎在我的体外擦拭勾搭。

找到合适的体位后，继续摩擦那个最好的部位，几次来回浅浅抽插。

如果用胳膊遮住脸，大我就立刻拿掉，一边逼迫我看着自己羞愧的脸，一边低声责备。

他不断地抽插挖掘，开发着从前所未能够抵达的地方，身上留下了鲜红的痕迹，就像是被打上了私有财产的烙印。

我完全无法思考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一次又一次地高潮。

我的阴茎也像小便一样喷涌出精液，停不下来。

大我也无数次在我体内留下子孙的种子…。

「啊……♥」

「啊…紧…太紧了…」

——好恐怖……。

——太可怕了……。

如果这份感情淡薄得……虚幻如梦…？

如果这份感情脆弱得……一触即碎…？

那结局该有多糟糕……。

我心中那些重要的东西，不就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。

这样思考着。

可是，万一被大我拒绝了呢，就会莫名地害怕……

可是，就算能和大我交往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顺利……

可是，在这样的村子里，活不下去的话就只能逃避现实……

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村子。

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了…。

我内心清楚知道，这样的结果会伤害大我。

但我觉得这总比伤害自己好，所以采取了行动。

我就是一个胆小鬼，一个懦弱的傻瓜。

而且这一点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……。

「啊…♥…不行了…♥」

「还不够……远远不够，还不满足…！」

大我从后面紧紧抱住我，腰部猛地向前一挺。一瞬间，大我的龟头插入到我的最深处——那个我以为怎么也不可能进得去的地方，我一边抽泣着脸，一边又达到了高潮。阴茎滴答滴答地漏出水来。大我就像是在我屁股写字一样，每一次扭动腰，我的脑子就会一片空白，脑子里啪啪地有电流通过。

阴茎一口气被拔出只剩顶端，下一瞬间又插回深处，腰部再次淫荡地动了起来。脑细胞发出喀嚓喀嚓撕裂般的声音，我微微抬起眼睛，头脑恍惚地享受着高潮。大我把我的脸拧过去，从背后给了我一个吻。砰砰砰砰！一次接一次的，精子从我的阴茎里喷涌而出，就像被一个强劲有力的活塞推出去一样，停不下来。大我那硕大而气派的阴囊拍打着我的屁股，突然间屁股紧得一缩。体内的阴茎在颤抖，我的整个身体都明白了，哦，他要射精了。

「射精了！怀孕吧！！」

「嗯啊啊♥」

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射精了。大量内射的精子几乎让我的肚子鼓起来，它们在我体内游动，寻找我的卵子。身体被微微偏移，大我一次又一次深插后射精，尾巴缠到我的腿上。大我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很多咬痕。耳朵上，脖子上，肩膀上，手腕上，到处都是。

身体被放开后，整个人都软塌在被褥上，只有屁股高高地撅起。大我慢慢地把阴茎拔出来，噗噗…溢出的精子从肛门里漏出来，顺着脚缓缓流下。我不止抽搐着，浑身无力，渐渐失去了意识……。

最开始…那只是一种预感。

大我开始工作后，身材也逐渐变得和他父亲一样结实强壮，我为视线所困，有些不自在。



我无法原谅用那种眼神看着唯一的好朋友的自己，觉得很讨厌。

尽管如此，那种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。

就连大我时常强硬无礼的样子，也让我心情亢奋。

最后的夏日祭典之日…

当我被满头大汗的大我牵着手，在熙熙攘攘的神社里穿行而过时，我感觉到了。

幸福啊…

我想就这样一直下去…

祈求这快乐的时光永远停留…

大我指着升空绽放的烟火回过头来，笑容愈发灿烂。

大我全身汗水反射着烟火迸发而出的七色光芒，露出充满男子气概的獠牙笑着，我的心完全被夺走了。

敞开的浴衣。看得见的厚实胸部。毫无遮掩而暴露出来的粗壮的和强壮而肌肉发达的手臂。

这一切都夺走了我的视线，不让我离开。

但是，看着消失在夜空中的烟火，我开始思考。

这份苦涩而虚幻的爱…

永远都无法实现吧…。

永远永远…

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…

这种想法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…。

男人之间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首先大我不一定会喜欢我。

其次就算喜欢上了我，性格上也一定会闹翻。

这就是痛苦无比的现实……。

烟花爆炸时的光忽明忽暗。

结束之后，就什么都没有了…。

剩下的，只有美丽夏夜的黑暗。

好开心啊！大我笑道，而我只是暧昧地微笑。

看着被牵着的手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焦急地放开了它。

大我一脸「怎么了？」的表情回头看向我。

还有周围的目光。

在这个狭小的村子里，即使是在孩子的时候觉得关系很好，长大之后，他们也会觉得这样子很奇怪。

所以，从一开始就不可能。

这种心情，满是无可奈何。

我像是逃避现实般的，离开了村子。

这就是从这个村子逃出来的我，真正的心境。

我头痛欲裂。屁股也慢慢地肿了起来，全身的骨头和肌肉都在悲鸣。身体上的痕迹也隐隐作痛。

大我就睡在我旁边，紧紧地抱着我不愿离开，同时也以此抓住我，让我根本无法逃脱。

感觉害怕的事情还是变成了现实。

原本这就和两情相悦什么的没有关系。

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后悔的。

每个人都会对我们苛责排斥，生活会变得很艰难。

随着争吵渐起，爱情也会愈发冷淡。本来性格就完全相反，总有一天会闹翻的。

而且大我还有孩子，这也是一重顾虑。

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想避免这种痛苦的结局。

「大我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你醒了…」

「……什么事？」

「……喂，别闭上眼睛。」

如此说着，大我的眼睑便在黑暗中缓缓睁开。

大我美丽的蓝色眼眸看着我，在这片黑暗中闪烁着微光。

那是一双无论何时都令人移不开目光的眼睛。大我的眼睛散发着自由的气息，仿佛夏日白昼澄澈的蓝天。

我微微垂下眼帘，小声嘀咕着。

「……我……」

「……睡吧。」

话还没说完，大我便闭上了眼睛。

一定是明白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所以不想听吧。

但是，有些话、有些事我一定要说。

就算想蒙混过关，也已经太迟了。

「我…不行…大我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我、没办法回应…你的感情…」

到目前为止，我一直处于被告知的位罝。

但我很高兴不是由我说出口。

这么痛苦的话语，这么让人心碎的话语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办法说出口。

所以这是最后一次…。

让我结束这一切。

不想再有、这种感觉了…。

「……大我」

「……烦死了。跟你没关系。」

「……大我…！」

「……不管睡不睡…！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让你走了！」

说着，他用力抱紧我的身体，我只觉得心里一阵苦涩，难受极了。

来自大我的爱越重…

对大我的爱也就越强烈…

变得难受…。

变得痛苦…。

变得空虚…。

好讨厌…。

仍然愿意紧抱住这样的我的大我，给予的这份温柔，只是让我觉得内心隐隐作痛……。



黎明时分醒来，彼此都一言不发。

两人依偎在被窝里，夏日的炎热包裹着身体。

我们都知道对方醒了，但都说不出话来。

我只是把脸埋在大我的胸前，大我也只是不知所措地继续注视着房间的墙壁。

大我沾染汗液的身体散发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。

差不多该起床了，在这么想之前，我希望就这样一直被这种气味包围……。

我动了动身体想站起来，大我的手紧紧抱住身体，阻止了我。

抬头一看，大我苍白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这边。

我不喜欢你的眼睛，。因为喜欢，所以讨厌。

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我只是逃避似的移开视线。

「该起来了。…好热…身体黏糊糊的…」

「喂…」

「嗯？…嗯…」

「…是…」

我坐起身子，听见大我的呼唤，抬起头来。瞬间，大我的嘴唇轻轻覆上我的唇瓣。

「好喜欢……昂。我爱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然后大我马上放开嘴巴，用充满情欲的眼神直视着我，低语述说着爱意。我什么也说不出，只是歪着脸，几乎要哭出来…。

——鸣声还没有停止，寒蝉的叫声一直在耳边回响。

我逃跑似的从原地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…。

「喂！等一下！」

滚烫的热气笼罩着我的身体。

看着昴走出房间的身影，好像那个背影马上就要消失不见了。

这10年来，一直持续看见的幻影重叠。

如果在这时候放手的话，那么昴一定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想到这里，大我也慌忙站了起来。稍微慢一步，紧跟在昴的后面，一起向浴室走去。

10年。10年了，一刻也没有忘记。

即使想忘也无法做到。

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会在不经意间寻找昴的身影。

那个夏天…夏日祭典的夜晚…。

痛苦而鲜明地铭记着……。

无论祈求多少次，都无法回到从前的过去……。

如果当时，能再向前一步。

如果当时，向昴表白心意。

我后悔了很多次，痛苦不堪。

我指责自己是个懦夫。

在昴的手离开的那个时候，如果能够回握住那只手，告诉他自己喜欢他的话……。

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那个情景，最后能彼此亲吻。

我无数次做过这样的梦。

那个时候的后悔，不会再犯，每次做梦的时候都这样发誓。

「别过来…」  
「不行…」  
「不要过来了…」  
「事到如今才说…！」

在浴室里回过头来的昂说着，走进浴室关上了门。  
但是马上就打开了，大我也跟着进去。  
昂一脸悲痛地后退，大我靠近背靠着墙壁的他，然后紧紧抱住他的身体。

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，也不想离开你。

扭曲的水龙头溢出的热水开始打湿两人的身体。

忽然俯视昂的大我，发现了他的身体上残留昨天的情欲痕迹。  
或许是因为自己过度追求的欲望，在昂的身上留下了伤痕，伤口沾染热水，昂脸上的表情微微地皱了起来。  
不光是咬痕，还不经意间地留下了爪痕，肩膀和腰部都有抓伤。  
然而，一想到自己的证据已刻入他的身体，大我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满足了内心蠢蠢欲动的独占欲的心情。

「对不起…」  
「……」  
「伤……很痛吧。」

昂什么也没说，背对着大我，低着头，抱着自己的肩膀。我轻轻地用手抚摸他的肩膀，那纤细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起来。  
连这样的样子都觉得可爱。

为了彰显自己的体贴，大我先走出了浴室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回到更衣室。  
在起居室里，昂看到了大我正在用吹风机吹干全身的样子，于是向大我要求借衣服穿。

内衣和裤子没有被撕破，但衬衫却变成惨不忍睹的模样撒在房间里。  
大我借给他的T恤松松垮垮的，宽大得几乎要把裤裆都遮住了，肩膀也软榻松散的。  
大我看着穿着自己衬衫和散发相同气味的昂，一脸兴奋地想要抱紧他的身体。  
但是，转身离开的昂明确地拒绝了。

「住手…！」  
「啊？」  
「…说过了呀…我…我没办法回应你的感情…！你倒是听下人话啊！」  
「………」

但是，一脸严肃的大我根本不理睬昂的话，径直向前走去。

「你才应该听别人的话！我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你的！」

「你在说什么？那我的感情怎么办？」

「你在说什么！！我的感情是怎样的！十年前！不，在那之前就一直！！一直都很喜欢你！这就是我的感情！！！」

大我用手撑在厨房的水槽上，像是要把对面的昴盖住似的宣道，露出了獠牙，露出愤怒的表情。

脸色变得铁青。大我也一直喜欢我吗？在我喜欢上大我之前。

但是，这种事情，如今才会更为难啊。不可能，这太荒谬了。我也是…我也是…一直…！

「胡说！直面我的感情吧！！有什么问题！哦！？试着说说看呀！全部的事情我都可以解决啊！！那样的话，我和你一定可以幸福！！这样不是很好吗！？」

「…这样不好！怎么可能！！！这不会成功的！笨蛋！！！好好想想啊！！你和我！哪里有让人幸福的要素！男人之间该怎么生活下去啊！不合适吧！一切！都会很辛苦吧！！你说在一起！那我要怎么想啊！！周围的人会怎么想！」

「喂！！！你去哪，昴！！」

「回家！我要回东京！」

「等等！不能走！」

我从大我的腋下钻了过去。

大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哑然，我快步越过玄关，来到外面。

从大我的身边逃离吧。

做不到直视现实的啊。

十年，不，更久之前你就已经喜欢上我了？这种事怎么可能会相信。

因为我是个残酷无情的家伙。背叛了大我，还伤害了你。真是个愚蠢的男人。没有人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吧。

人本来就会说谎。别人不可能理解我的感受。

大我也在撒谎。这与幼驯染无关吧！能相信的只有自己。所以……。

不要再让我期待了……。

不要再这样逼我了……。

不要再这样看我了……。

如果和大我彻底结束的话，我一定会…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了。

说不定会有与至今为止交往过的那些家伙，无法相比的，可怕的心灵创伤。

那里造成的伤害将永远地、永远地、永远地…蚕食我的心。

所以……………所以……………。

求求你，放过我吧…！

求求你，不要爱我…！

求求你，让我走吧…！

求求你……拜托了……！

——不要让我抱有幻想……

我甩开大我的制止，毅然决然地跑向玄关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大我满是恐慌地盯着我……。

那样美丽的蓝色双眸…

那样充满爱意的祈求表情…

那样充满男子气概可靠的手臂…

不要盯着我…！



不要迷惑我…！

不要抱住我…！

光是和大我在一起，我的脑袋就快要不知所措了。

光是和大我在一起，我的心就快要爆炸了。

我受不了了。

这太疯狂了。

不可能有那种事情。

——那种……像做梦一样的事情……是不可能发生的……。

从大我身边慌慌张张地跑走，满怀决心逃命般地奔跑，无处可去，就这样直奔沙滩。

但，还是一样，连脚的步幅都大相径庭，怎么可能达到大我那种速度呢。

「站住！！」

「哇！！」

大我突然冲了过来直接把我扑倒。就这样被抱在怀里，在沙地上被大我庞大的身躯包围着猛烈地翻滚。

蓝色的天空仍然很深，周围只有海浪的声音。

「绝对不会再让你离开！」

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」

「不可能！！离开你！！」

「放开我！啊！放开我…放开我…！」

「不放手！！我发誓不会再让你走！！我绝对不会再让你走！！」

「啊啊…！呜呜呜！！…！！」

大我朝夜空呐喊，任我在他胸中挣扎。

但不管再怎么挣扎，不管再怎么抵抗，束缚不仅没有解除，而且还愈发强烈……。

我哭了。

无意识地流下了眼泪。

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，把脸深埋进大我的胸膛。

如此温柔的大我说的话……。

这只乐观得像小孩子的梦想的老虎说的话……。

把我切得七零八落。把我扯得散碎一地。

不行。

不能。

这太不现实了。

用这种话搪塞过去，把一切抛开…。

逃开了一切。什么都不想，逃跑很容易。

那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受伤了，不会受伤了。这么想…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和我交往过的人结合在一起。

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不会结合，像借口一样交往着。

我们交往是为了告诉自己，现实就是这样，恋爱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。

一切都是为了安慰自己，原本和大我也不可能一帆风顺。

就算交往了，也不可能成功的，于是就这样放弃了。

为了不讨厌那样悲惨、愚蠢、无赖的自己…。

一切都是对自己喜欢上幼驯染的亲友的借口。

不会实现的。不会成功的。爱情本身，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。

通过这样的想法，我保护了自己。

——软弱的、我的心。

大我仰躺着，紧紧抱住哭泣的我，安慰着我温柔地向天空喊道。

「如果我跟你吵架，我会第一个跟你道歉！」

如果吵架了，我会主动道歉。如果没成功，我会再次向你道歉。如果再不成功，我还会继续道歉。

一次又一次…直到昂的心情好转为止。

「就算有人批评我们的关系，我也不在乎！！！」

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，怎么看，这些都无关紧要。

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随心所欲地生活有什么不对。

谁敢批评，我就揍他一顿。就算与全世界为敌，我还是喜欢昂。

「不要在意周围的目光！如果不顺利的话，我就拼尽全力让事情都完美解决！不要小看我的感情！10年多了！相信一直喜欢你的我！昂！！！」

不止10年…在那之前，对昂怀有的好感早就存在。

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会放弃，这就是大我。

不管发生什么，失去什么，都会一直爱着昂。这份感情永远都不会改变。

最后，像耳语一样…

慈爱地，俯视着我…

「喜欢昂。」

我爱你，世界第一。

「我爱你…。」

喜欢你，比这世上任何人都喜欢。

「……」

抱紧哭泣的昂发誓。

要永远爱下去…。

朝阳升起，天空染上茜色。

水面宛如镜子般反射着光，闪耀着祝福两人的光芒。

两人不规则的脚印，这次没有消失在海浪中。

如今，昂的内心不再迷惘了…。

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逆光中，两个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。

嘴唇之间间隙消失了…。

一阵风过，温暖地抚摸着两人的脸颊…。

朝霞之海上的你…